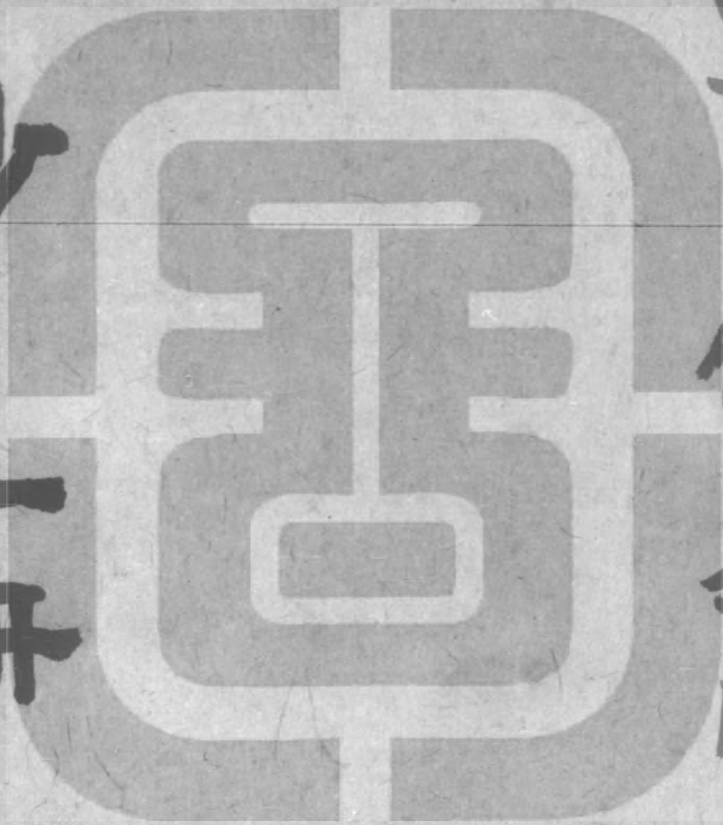


紅筆評點
臨何義門

韓文鈔
一冊



韓文鈔目錄

原道

師說

諫迎佛骨表 五十二歲

潮州刺史謝上表 五十二歲

代裴相公讓官表

復讐狀 四十四歲

論淮西事宜狀 四十八歲

諱辯

諱臣論 二十五歲



進學解

四十六歲

上宰相書

二十六歲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上張僕射書 三十三歲

與李翱書 三十三歲

與馮宿論文書

答陳商書

與孟東野書 三十三歲

與陳給事書

與于襄陽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三十六歲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答尉遲生書

答劉正夫書

答李翊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答炭生問論語書

答呂鑿山人書

與孟尚書書

五十三歲

送董邵南序

與送孟東野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區冊序

三十七歲

送王埴秀才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楊少尹序

送石處士序

四十三歲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四十四歲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五十一歲

送李愿歸盤谷序

三十四歲

送陳秀才彤序

張中丞傳後敘

四十歲

毛穎傳

巧者王承福傳

畫記

三十六歲

燕喜亭記

三十七歲

藍田縣丞廳壁記

四十六歲

新修滕王閣記

五十二歲

獲麟解

祭大湖神文 五十二歲

鱷魚文 五十二歲

明水賦

龍說

馬說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祭田橫墓文 二十八歲

祭十二郎文

祭房君文

祭柳子厚文 五十三歲

祭河南張員外文

南海神廟碑 五十三歲

處州孔子廟碑

烏氏廟碑銘 四十六歲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

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四十五歲

平淮西碑

柳州羅池廟碑 五十六歲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五十五歲

唐故相權公墓碑 五十歲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五十七歲

崔評事墓銘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四十三歲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四十七歲

貞曜先生墓誌銘 四十七歲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 五十三歲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公墓誌銘

韓文鈔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味其定名遂足乎已無

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此所謂虛位故道有君子小

人而德有凶有吉此段雖單闕老子之說我佛氏所謂道之在仁義言之蓋二氏相為源流公之首闕者探源之極也

井而觀天曰天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

也則宜其所謂道其所謂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其所謂

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

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

言也周道衰劇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

言也周道衰劇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



韓文鈔

蕭燕林

韓文鈔先生曰自篇之
首至下之私言也言
道位不離乎仁義
而老子雖仁義以
道位之過自周道
衰至孰從而亦之
之老佛盛行孔子之
道未著而人不知有
仁義也若之居氏者
四合之居氏者六之
游情去農工愛之
外皆之教者當與
之教者當與
鼎之儒教之中其
之家一之民信且
道則是六四民之
為重也古之時氏
之官多矣五之
而者友則是多
儒盜之為害也
然此一夫其自也

言仁義道德者不入於揚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
 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
 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
 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
 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于口而又筆之
 于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
 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
 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
 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
 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一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
 然修魏于權老
 受之正坐則此何
 用之實老拜之
 修以下之此送授
 先王之教者何也
 下之道德仁義功
 秋之教云非指
 老子明甚夫所謂
 天下國家者佛氏
 之教也其所謂生
 三代之後與老
 氏之言也信矣下
 又申釋氏德而外
 天下國家者佛氏
 之教也其所謂生
 三代之後與老
 氏之言也信矣下
 又申釋氏德而外

玉未則及徑滅邪
 之方也

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
 中土寒燠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燠
 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喪為之醫
 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
 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鋤其強
 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
 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平死大
 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
 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
 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

此老後天
 下多虞夜
 尤甚于是所
 在編氓相與
 入道假茶
 門實通和後
 信在太界二
 百有手三第
 修魏于權老
 志云

就其間老象
故上下一片
者不覺

佛氏之說起
於東漢
老子則與孔
子同時矣故
知非指老也

老氏引後太古
年為始舊神系
刑政

佛氏之精者皆
出於老子而濟以
莊列之辨其性
則則自有也故每
層皆附見於周
老氏之下達摩
西來直指心體
不立語言文字
又其再受故家
後漢之佛氏
有明心之說故以
空寂自守為
倫理

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
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
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私言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
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此魏晉之佛欲治其心則梁隋之佛也嗚呼其亦幸而出於
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
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
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
以為智一也私言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
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
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
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
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
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
而互之之謂義由是而知焉之謂道足何已無待於外之謂德
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

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

已文不日
已作

又推所以行
其事不徒欲
為說之長也
畫前文無點
滲漏

肉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禱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以是傳之禹以是傳之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之死不傳其傳焉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六庶乎其可也

師說

李注云年長者
賦見不者扶矣
長年少見不者扶
長聖人聖人也速矣
樣且從師見不者
按實法印此三柱
申之三童子也師是
年不相及者引起
世以年相若相師
後師也師聖也
百工是年長在人
引起世修治位不
同相師為耻而况
替錯者不亦誤
格其之也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而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而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于後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于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

二五師道之
僅存于考時者
反復曉諭見不
考拘於時節也
至益是統定卷
之不解此惑矣未
見其明智在不及
就拘於時節也

此其舉孔子以
實錄行在道
年學者唯道
兩在而年考師
則道教道法取
可學矣不考則
月考社

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
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能明也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
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
且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
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
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
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
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政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
藝經傳皆遍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

以貽之

事替在陳中宗
 云若以造寺必
 能致理養人則
 殷周以後皆暗
 亂漢魏以律皆
 聖明殷周以律
 者不長漢魏以
 降者不短臣固
 夏者天子二十
 世而殷受之殷
 者天子二十代
 而周受之周者
 天子二十代而
 秦漢受之自
 漢以後歷代可
 知也何者有遠
 之長年道之短
 豈因其窮金
 玉修塔廟方

○ 諫迎佛骨表

見非中國天子所當奉

臣某言伏以佛者見非中國天子所當奉彝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
 嘗有也昔日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在位八十年
 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
 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七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
 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
 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
 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
 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
 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

建長史云此
○明切中較此為
後梁武帝在位四十捌年前後參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
牲牢晝食一食止於菜果其為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
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
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林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
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
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
初卽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
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忘之轉令盛也今
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

祈福等給上
已開陳故入迎
佛骨奉事後
一而撤過只以
國家大體反
覆言之此段
是荷後闕
錢館錢家
就說異戲
既上推其不
可

長史云明及
論佛宗旨

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謹年代尤促
惟梁武帝在位四十捌年前後參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
牲牢晝食一食止於菜果其為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
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
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林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
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
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
初卽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
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忘之轉令盛也今
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

逋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
也直以年豐人樂狗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謔異之觀戲玩之
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
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
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
暮轉相放傲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
歷諸寺必有斷臂齧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
事也夫佛本彝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
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
其身至今尚在奉國其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

韋文少

長史云

上之為祖志
必行於陛下
一様文法
張長史云
推疑方是
佛骨不是
佛法

後有既欣
然投諸水火
便直之其不足
畏以推廢志
可矣後以自身
任其禍是欲使
上實行也

長安云文直
似有身長卿
前則備首
則封禪事
君不教疾
起考此文
賤之後上
吳年四丈
遊名者之
封禪之事
前此儒者
唐威事未
一師之學
漢孝慈文
封禪錄于
三家之中

見禮堂
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以其身死四九枯
朽之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
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茹拔除不祥然後進弔
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茹不用群臣不言
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之水火
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如聖人之
所作為出於尋常勤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
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
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潮州刺史謝上表此文後虞仲翔交州上吳大帝書

臣以狂妄慙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
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
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
地莫量破腦剖心豈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
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
里以今日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
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
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時如幾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
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

韓文公
章之少
夏真發

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
 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陳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
 無不安秦聞臣所稱聖德唯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
 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
 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海過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
 計程期颶風鱉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
 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
 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士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
 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
 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

為時輩所見推許宜作帝臣于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于論述陛
 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
 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
 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
 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
 萬里自天寶以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隸蠹
 君篡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
 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
 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闔機闔雷厲風飛日月清炤天戈所
 麾莫不寧順大字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

十六字維
 揚子年不
 修過也

子因移滄州
過關李公後
以少

韓柳皆艾
李新求人重
人稱病諸况以
他途登道先元
九二屬哉

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威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魏：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璽。自拘海島。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從官之安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代裴相公讓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樸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為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為宰臣所非。移官府庭。因佐戎幕。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重。受恩益大。顧已益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造。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涓埃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謀。獎待踰量。臣誠見陛下具文武

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夫平之昌曆。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寶羣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凶逆所讐。闕于防虞。幾至斃躄。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內慙。豈意陛下擢臣于傷殘之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高宗登傅說于版築。周文用呂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于飯牛。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彝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遊。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迴所授。以叶群情。無任懇款之至。

復讐言狀

後世後則知
柳公之補迫

右伏奉今日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沒深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契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

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官用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

此曰申由二字
相類誤遠一字
耳改異得
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中循入寇宋高
 祖建牙石鼓城
 時議者謂宜分
 兵守諸津要帝
 以爲賊眾我寡
 莫分兵出則人
 虛實且一害夫利
 則失三年之心乘
 眾石鼓隨宜存
 赴既合賊無測
 多少又合罪力不
 分善徒於結集
 緯更論三年此
 可與論第三條
 相考未二白乃據
 宜以謝罪耳賊一
 道致死而我遂
 分若遂權器二
 力分而不可用矣

論淮西事宜狀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病疾去年春夏已來圖為今
 日之事有職位者勞於計慮撫循奉所役者脩其器械防守金
 帛糧畜耗於賞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
 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甚
 多自半年以來皆上槽櫃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
 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
 童子可使制其死命况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
 全加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夫兵不多不足以必勝必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

韋文少

真文金

文選注中竄
多凡發後終
則宿用坐字

而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
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
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陛下持之不堅半途而罷傷
威損費為弊必深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
圖功為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內
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
叛之國三年乃克不以為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
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
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効效裨補謹條次平賊
事宜一一如後

調遣台募利
害如然天下
偶有方隅
若不可不知
也核部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
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
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
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
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
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
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
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
兵不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
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

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此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兵勢甚多此
循防邊之徒
至僅但可令邊
民自為之重兵
扼要寇亦不敢
大入善相盜則
邊民自是安
之也

一繞賊逆州縣堡柵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為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四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一蔡州士卒為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閔傷宜明勅諸軍使深知此意

當戰鬥之際固當以盡敵為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此五尤精采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爭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有請便議罷兵往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以為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為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凶人喪

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濟人情必有

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

出界公然為惡亦必不敢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以來相

承為節度使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朕亦本儼與元濟恐其少

年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今

忽自為狂勃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

青恒州范陽等道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

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救

諸道三知朝廷
有餘兵故家
告之

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

此等字及
下此擬許
其承繼皆
作其後相

諱辯

此易辯之事不難於辯論之長而美在深厚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

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

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

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是也

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薑之類是也今賀

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此二十字本父名晉肅

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子何時依法

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

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

但曰晉本不當諱况又其嫌乎

言嫌名雙項未
終當時所責賀
者乃揚名也故辨嫌
名尤詳但有不諱一
層波濤便扶雜雜
上傷五物在案

上下俱從不諱翻
到諱此從諱翻
到不諱更換

又高舉典故
以見即言世之
有行一者

先經律理
考於也前半
先舉律若承
得而之由也
下先言多語勢
一也孝之此當承
事父母說故先
言下海福的
周公孔子

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何如諱。
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史記天官書氣未早而循車通者注車
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

治字為字諱公却犯之時已也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辭勢秉機也。惟宦官

宮妾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

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于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

耶。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

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

名。則務勝于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不可

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此于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行考

于其親。賢于周公孔子曾參者乎。耶。

諍臣論

將進陽子以取價之用而徒欲評名高以故其言苟也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于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問多

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

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夫人皆以為

華陽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

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

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

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

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

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

韓子說易極少以此為諫論觀之亦可謂深於易矣

并將對面二層說遠望理以面圖是六二之辭內矣

韓文公

嘉慶

為是官舍是
祿不謀是政則
謂之曠其位而
徒富貴其心不
可尚矣何謂不
富貴移易其志
哉

又轉世古之辭
而居却只從上
段中向其祿之
由生下

非特傍官而且
越分非特年功
而且者眾故曰
清惑

官以諫為名
鄭昌語見
漢書蓋安
侯傳

與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為不
父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
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筭不加
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
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
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
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
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士
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閭擊柝者可也。蓋孔
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
是或一道

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明矣。
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
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
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
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
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
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于蓬蒿之
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
四方後世。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
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而伸其辭

此居位而能
使人善其位
之道也後上恒
貞則凶生未

過之亦言不
考刻誦其心

上既言所辨其
職守以下又極言
其不得者有這
之士

此則聖賢之用
心而謂有這之
實中陽子以改
而始是位也

似首揚說
三友三且字
皆進步

招人過與前
招君過暗對

仍不能甚言
善言是素
善言非評直也

說致吾君子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
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者
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
得已而任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
皆非有心求于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達得其道不敢
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攷！攷！死而後已故禹過家
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為知
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聖賢才
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
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時人

之耳目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
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以得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
則直矣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
以見殺于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
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作者本意以此所以明於上文也非以為直而加
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于亂國是以見殺傳曰
惟善人能盡受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左第四句內物作掉尾起意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
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善人乎哉

〇〇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

行對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

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

有起解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

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

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

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

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

謂勤矣觚觚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

明多字
明多字

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既倒先生之于儒
 可謂實勞矣沈浸醜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
 如渾、無涯周誥殷盤信屈聳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
 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
 于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于敢為長通于方
 左右具宜先生之于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于人私不
 見助于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羹三年博士
 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
 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
 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榑榱侏儒椳闈店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

以何行于世
 自解之自慰
 也

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
 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
 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
 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
 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
 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
 其中文雖奇而不濟于用行雖脩而不顯于眾猶且月費俸錢
 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
 役也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
 與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間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

不遇者名為別
 不學不明之失幸
 矣妙乃舍其善

欽定四庫全書
左傳卷之四

無計班資之崇卑。志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之瑕疵。是所謂詰
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菝葜也。

有輕世肆志之妄。然怨而不怒。上無愧詞。

上宰相書

此真海涵地負。不如此何以為文章。平波具大心胸。誇之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

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

此樂字下三所以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

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云者。天下美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

百朋。多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

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汎載浮。既見君子。我心

則休。說者曰。載。也。汎。浮也。言君子之于人才。無所不取。

招得西年
待去

秦漢以來廟堂
久不同此方之

日學若乃相之
道賢才者邦家
之基

此序在上長育

抑邪二字對
楊墨釋老

多厚云道
而後獲

一夫材傲草

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
 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
 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
 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此聖人賢士之所極言
 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
 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
 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
 道經邦之暇捨此宜與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
 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
 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

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
 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對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
 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誇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
 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
 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瀆之於死而
 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
 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
 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抑又聞
 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
 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

此居居命
寵貴之即長
言之實也
往法往相表
更富推明職
分考有之實
乃非徒權者
亦進也

得往告一由說
以是明後佈
惟乞可以全
斯之

此友居居沈
皆載于才
兩遠焉乃長
育之兩施及
也以此者以遠
遠之士

朱子所謂法
者皆常世
氣之人

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
遂行是果于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
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
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
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
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
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
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取之修已立誠必
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已之餘
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

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
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
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
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遊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
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
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
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閑者亦人耳其耳目
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亦豈有異乎於人乎哉
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
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

卷之

禮文

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
 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也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
 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
 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也惟恐聞於人也
 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任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
 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閥寬通之士必且洋洋
 焉動其心岷岷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
 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
 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首和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
 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

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
 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黷尊嚴
 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文勢如奔湍激箭所謂情溢詞感也與第一書氣貌迥異故是神奇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

求畢其說蓋就前書石獲其兩言更切之十九日不得命則字相之不能及遠可見故不遠此及山林道遠之云也

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及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被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疆學力

積平年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臨於窮餓之水。火其

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

而全之歟。抑掣安而不救歟。有來言于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

而藝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

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

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

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

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

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

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

已別錄
家多用返思
上高涉河石後
西文生居金
物舍道

時字與前考
古字對

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

此情。隘辭感，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密其所而古然之流亦不第一年中程望其必奉特奏其四十餘日之精命且置之不問而之極未或中皆申時兩由自進之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

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

當是時天下之賢士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

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

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

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皆

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

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如是其所求進

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

賢於周公者哉

就前考自進而
送亮更顯末至
其不惟氣即於
沈時載且馳自
者而歸山林豈
重失天下志邪

第一考云舍此宜
無大者以用賢
根本後清朝
道空四海持
息災異于是世
承平矣乃後制
禮樂刑政
教化風俗
推盡人性
物性年
諸福畢
一統於
下必

此於水邊
石而後

考此乃真金
王房金手

既周之更源一
層素時相反
寔多淑昂於
性

前是已所為
者不考與古并
下是已所為者
不可與古同為更
無所稱其考也

言至此則第
二年之情陸
初感不為過
矣

賢于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耳，近且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豈盡

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以進士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却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闕人辭焉。唯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吊，故出疆必載質，笈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之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彘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

後有月之沉
蓋程不修終
故字往告焉耳
此三為初氣仍
歸於和平水空
焉寫錢而之佛
是懼者為天下
所迫也

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
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
已。揣：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讀冒尊
威，惶恐無已，愈再拜。

應科目時與人書

應科目是已年進士及第人由滬返任進士階者此故自謂已在池之濱江之濱但未有水耳

月日愈再拜。天地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介

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

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為之阻隔也。然其

窮涸不能自致于水，為獷獠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

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真其異于

眾也。且曰爛死于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

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

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

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

類於此詞則此
物亦喻此詩人
以與之是也直
是正去如吹瓦
人里則多不
可耐矣
吾程小之佐
日龍圖象解
日龍神賦北
卒愛故口
佐

且鳴號者
所以觀其
與廢之徒
日之命也

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
愈今者實有類乎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
亦憐察之。

李得培物者士也。得此水。非若窮道也。古者引援也。勞頭便分。三柱
以下。後應之。友念之。命也。結肩。詎知。數行。不念之。命也。結。執。視。
其。年。親。數。行。知其。在。命。而。且。鳴。號。又。迴。護。室。來。活。河。而。不。乞。憐。意。
焉。一。括。得。于。命。見。之。中。家。制。之。於。天。仍。自。負。培。物。之。意。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

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

皆晨入夜歸。非有病疾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

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

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

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

者。非為其能晨入而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

晨入而夜歸。其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

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

韓文

卷之四

執必將以取
之句在後漢書

者以自主與
報位四句使

擇西書之

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
 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
 時與孟子之時。又如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
 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
 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臣。
 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與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
 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
 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
 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
 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

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
 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

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
 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

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
 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

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已。則未也。伏惟

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
 再拜。

何茅氣所

與李翱書

習之責其失所從
故以言所取資為
解且言雖之至師
之安得知已者而從
之以涉患已之不遇
且以悲孝也

徐庠固非相
知至師之安
以知已所謂
不助時人待我
之情也

使至尊足下書歡愧來并不容於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
雖巧說何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
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
重遇攻劫衣食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
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
以為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誠有所益乎僕之有子
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
間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師八九年無所取資日
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

旅舍者不堪
幸法

將有所次字
入知已中

公主從事幕府不
入事師者徒以徒宗
皆惑任用語區區
任之人不可為者
難以欺之故但曰不
相見者少偏以不能
下達見之自有其
則天子也海內聖
微而致之妙

新子惟上字
明天子與之
日而獨解法
清不污金只
而可來之弄

韓文公

嘉慶

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
是亦難也矣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
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
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
無所從終安所為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
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
能使我潔清不滂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為子之所云者力
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乎累、隨行役、逐
隊飢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
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

有所病而求息于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
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
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
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而又有簞
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則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
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
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矣還侍左右當日懽喜
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韓文公

嘉慶

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_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
 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為文文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
 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_時應
 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慙者亦
 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
 世也然以埃知者知耳昔楊子雲著太_太弦人皆笑之子雲之言
 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
 載意未有楊子雲可_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老子
 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其弟

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祗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之鬼神而無疑。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率其業。有張籍者。年長于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閑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考人於少也於
經文已盡通又
乃以不考而後之
故可學之一年
而五亦可存今之
少精力而通自
是者倍也

商王文必有如
為格要部深
至於不可通
者故以此引之
中已之域非勸
也

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于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此魏作說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于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于此世。求利祿行道于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之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與。文誠工。不利于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于不肖者也。畧

所守者出於文
之外乎心而忘勢
則唐虞矣。石於其
終以修德于文自足
空問甚不復辨

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于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于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雖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

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予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士
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
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
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
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于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
也衣食于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于門牆
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于門牆者日益進則愛
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
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以不
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
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
乎其言若閱其窟也退而喜也以告于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
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

此後從前
之語

此能五年一未
之既往者之失
於今則或生於
其文先之武觀
其意何如也

若不察其愚也。惜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情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于自解而謝。不能。埃。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與于襄陽書

兩存地步不失輕重也。亦李之宗也。按者。試取白。至有持正上江西。李大夫老觀。則知此作。之魁傑。

厚高云。祇專
坐為刑部。為
者舉家舍。粥
之。結蓋自元載
制。祿厚。好官。而
為。亦。有。不。能。自
給。亦。從。外。官。乞
貸。揚。彼。既。相。奏
加。亦。自。信。身。以
能。為。自。湖。州。呂
還。云。云。此。時。俸
將。未。加。既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之窮。盛位無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和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

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
 獨行道於而事實卷舒不隨平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
 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
 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
 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
 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
 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
 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一世
 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
 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
 此存仍未嘗
 之家更妙于
 放用

所存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于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譏。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于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織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與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于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

范本下有也字考從之

拙。堂下之言。不書于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于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發明之言。不發于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于口而聽于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管以亮李作
尊嚴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所撰國策就言不言兩片為世無限起伏

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于其境內者。惟閣下與其心儀列是亦由村心事榮。與俗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

與其心儀列是亦由村

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翱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于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

六乞食之文
今來自海印
蘇東坡

心中平生所知見即古人之道也極於有賦故反欲中丞言之

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此互從不言者反視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耶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于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倘可與此輩比竝乎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

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之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籍慙醜再拜

答尉遲生書 因非公不能言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

有問于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又敢有愛于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于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于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淡宕

韓文公

卷之六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

答劉正夫書 正夫親作即端夫

於邦之改日惟其是則其所為亦昂之華并粟之味矣又亦有異於物而甘帶物者然後為異而可珍也又幸免有微物格之客星孔孟之空言此耳

其皆福而後肆所福生也

此反言亦其是不為不異乎今不異于今之世以安於是

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賢聖人曰古賢聖人為為書俱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意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

所謂異者其是
 者也所謂是者師
 古聖賢之意者
 也古聖賢用功不
 深其何以得此乎
 若李邕也蓋
 理焉而詳
 此乃字維未能
 即是也必自昇
 於今如要之卒
 至於此者必歸
 之異於今者

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為之最然
 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沈沈不自樹立雖不為當
 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
 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
 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
 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
 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
 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
 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愈於足下奈同道而先進者又常
 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

下以為何如愈白

答李翊書 李翊前波西西分明後有知言春氣在韓子於斯文其源遠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

恭也能自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

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

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

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

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

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

於勢利養其根而竄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

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

志于古之立言者
是立志身其難
洞然未兩段如孟
子所云知言而根却
帶立志故中云非
聖人之志有能存
浩乎其沛然至焉
下皆宜如孟子所
云春氣而根却
又帶若知言故
云權其雜也乎心
而察之要其辨
而云春氣二句歸
于立言故又曰氣感
則言立聲皆宜然
皆非無志者所能
也故仍姓到立志
上而勸之以當志
乎古又嘉其不志
乎利也抑却

惟不考理者為陳言

揚子或曰元何為曰仁義曰孰不為仁孰不為

義曰勿雜焉而已矣揚子聖人肆筆而成書

此利字不過對取于人說是以自用于人也是取焉以下歷年誘于勢利而以學二十其速成則理

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

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

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

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

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然白黑

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

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

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

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

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

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

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

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

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

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

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

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

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此利字不過對取于人說是以自用于人也是取焉以下歷年誘于勢利而以學二十其速成則理

便不速費不可
以變於成三字
志者利二字粘
空作如在上句
也變於成亦不
過玉二兩至猶未
也三之三

史者紀人善惡
信於於世世美
褒貶去者後人
稽可取而可
當紀錄夫實輕
按信因據其事
述其則字他
人之忌諱忍焉
已言之愛極不
公不直為何者
証而後來世家
其欺誣亦非別
白其取也於世
神不亡宜我至
於易代之後人
迄久陳每見修
撰之家福多
隆狗不免於曲
呈列者實錄

答劉秀才論史論

張長史云志亦非居權禍于此事重大且字輕
言耳起數語是在於修後說之奇也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
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
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即孔
子聖人作春秋辱于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
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
瘦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
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
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
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

者何等字易也
退之作平淮西
碑不祥李愬之
功果能發憤於
上天其不皆作
史宜也明哲之
論也

得肉異詞一層
是北異見一層
數聲狗吠又一
層荆舒若詔
如張殿丞所
謂陰扶輪墨
以載前人之言
忘親可以忘身
似可以附跋往者
不能記者否生
者不能論也直
云一足案從後

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能紀而傳
之耶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
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者猥言之
上苟加一職榮之耳此是言不可卒也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
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
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
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
神將不福人僕雖駸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夫聖唐鉅
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々軒天地決不沉沒今館中非無人指
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愈再

三原趙謨真
史局通病也
最習天刑人禍
小可逐行所可
畏者苟世公論
可難欺者有心
趙謨真
癸卯十月
月十九日
登下禮

拜



荅侯生問論語書

愈白侯生足下。所示論語問甚善。聖人踐形之說。孟子詳於其書。當終始究之。若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是也。苟有偽焉。則萬物不備矣。踐形之道無他。誠是也。足下謂賢者不能踐形。非也。賢者非不能踐形。能而不備耳。形言其備也。所謂具體而微是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則具體。未大則微。故或去聖一間。或得其一體。皆踐形而未備者。唯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此說甚為穩當。切更思之。愈白。此篇書以文采不耀遺之。

不殺過亦
則存是也
而歸極亦
則存是也
則存是也
則存是也

韓文金

卷之八

答呂鑿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樸茂之美意。恐未磨礱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

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閭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薰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

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慊。燕

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

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

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

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碍

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

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曰：丘之衛

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策可效。可

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

佛骨志云云
于建者耳此是
欲深修學者之
身辨于古近術
之歸反覆性切
幸海路恨自江
都河沙之未解
是此假者何况
諸子探却

至何有却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彘狄之教以求福利也
 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
 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世無此理
 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
 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
 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
 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
 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
 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彘狄橫幾何而不為禽獸也
 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

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
 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
 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
 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七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
 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
 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
 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
 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
 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
 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

子曰
 禮
 禮

李三言之激
切至評是杜
換後得未

說以越
危殆危光

存才佛氏別反
日累天地鬼神
矣其反則禍
利一而極矣

南郡新平貞元
中任進道塞奏
請離行東者教
月尚門南卷惟
御安合孤楚為
杜府白身判官七
公年奏官不下由
是兩河競辟才
後抱器之士往
歸之用者謀言
以恣橫元和以來
始進用者序公
以文正從事汴徐
云府時作董生之
主遊河其蓋有也
悲歌感慨相隨
推刺此復值信所
稱中山之似而燕
與相類者也慕我
程仁白指中州之

服左衽而言侏儻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
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
髮引千鈞綿綿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
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
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
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
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無恨天地鬼神臨
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
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
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此文真足為湖

送董邵南序

河北李三鎮時田紅亡初董邵州歸朝廷魏王順命故稱之董趙之可見也蓋
趙之士務於拉之况董生耶能化其俗則行不遠守以無往矣孤而止之即在外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
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
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兩云耶聊以
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為我耶望諸
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
上可以出而仕矣

隋書地理志冀州何老氣侯好結網堂其相赴死生之出於仁義故班志述
其土俗悲歌慨推刺握塚之自古之所患焉為發端議論上從此出

士作者時隨約而不
平路耳 甲戌

韓文金

蘇東序

送孟東野序

鳴字白注惟
本之祥人為苟
虞一段未波瀾
要自莊子序多

善夸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

之鳴其躍也者不平透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

聲或擊之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詞也有思

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

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惟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

之鳴是故以鳥鳴者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

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

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九釋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

銘四時之中大
則凡雷山則
為鳥鳴下則
賢諸子之命
于天者在內

韓文金

蘇東序

五子自古文
之証

雜窮而在下而
有不徒自鳴其
不幸者在此段
公隱之自言其
所師法者又士
於三子之表

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
假于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
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
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也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
唐之辭。鳴于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
以道鳴者也。揚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
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
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儀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
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
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

曰。睦善鳴
沈潤更巧

其他指韓文
言之

又八三子前牛千
沒芳呼不寄此
家太卑也

不云國家之衰
而云自鳴其不
幸。後蘊藉

三子之上下位國
家之盛衰却說
得蘊藉不流于
夸毗又甚。過三葉
才則國家之衰可
卜極得體。但此終
疑不歸其平四字
子取似之善鳴

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
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
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
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
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
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
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
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結過前半

于荒在作而

及鳴國家不咸家
終不能名金此律
子之文者未占經
為五年

橫空直入推排人
習說又不覺為
遠于人情非宋
賢所及

送浮屠文暢師序

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較、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
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較、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
乎。楊、子、雲、稱、在、門、牆、則、麾、之、在、羹、飲、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
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
咏、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
裝、得、所、得、叙、詩、類、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
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
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
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抑、其、法、而、

此段未說破到
後去与禽獸異
二種任浮屠是
所自則于此所云

者可以然哉而得
矣矣按邦

上段言二帝三
王之道云云而此
不逐由為者
蓋仁義禮樂
刑印所以著所
以出所以流所著
者也

此段申民之初生
節蓋言人物所以
著而天地日月江
河所以晦明流行
者在其中矣中

宮居粒食生養
死藏浮屠不知
尊親故第就
其所曉者明之

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

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

以蓄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

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彝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

親而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

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

以是傳之舜以是傳之禹以是傳之湯以是傳之文武

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于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

者孰為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

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

君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以耶夫不

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

弱也知而不已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

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韓文公少

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

之石廉利侔劔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有之縣郭無

民居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

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

客遊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臯于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

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

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登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

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于其間也與

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

當作言語不通
相通公不甚
直考成句

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送王損秀才序

揚子法言君子篇云仲尼之道猶曰法也。經行中國，終入左海。他人之道，西流也。網紀事略或入于海，或入於漢。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

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

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

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

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

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于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

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

少而樂觀焉。太原王損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

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

公不云乎學古者非其文詞之謂好其道焉耳。因王生之文好學孟子故以孟之學所自出者告之不泝其源孟之文不可得而為也。惟闕異端之學皆暗扶莊苗而派皆源遠而未分之弊按却。

出於聖人之徒者
 其流猶有能者
 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
 其揚墨者佛年而
 下夫古其其道也
 其志至如又得其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
 船占梓云引而
 不表立教之途
 考也
 既幾于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前後議論似不

相庭中間謂必
 得得告攻取之
 心無聊不平凌
 而費之於書於
 後能工則尤無
 是理也

送高閣上人序

甚奇特而意多不可曉或者謂既未能忘乎名而又從
 事於無用之業故哉而祖之真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

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

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

厭冥暇外慕夫外慕從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其哉者也往時

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

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

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

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閒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能

既日外物至不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亡遺錙銖
膠于心又日情夫于中利欲闢進情炎於中利欲闢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于書而後
自相連反

是作舒外膠
且与前不膠
于心之語相犯
最本外舒外
膠

旭可幾也今聞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
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
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閱如
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送楊少尹序

作於作文序
不能後二
文物化腐為新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

都門外車數百兩道旁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

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々若前日事

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

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

此句便感
多感慨

也余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

人車幾兩馬幾疋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

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跡踪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

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

此段乃謂怨世
云知其美者少
也其絕無痕迹

白或作若。你
若為是。在時
字相得。自陰
人也。

歸之何所苦
哉又款動之

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長
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
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于歸。楊侯
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
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游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
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其
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反復詠歎。言婉意深。

送石處士序

無窮議論都
點在在房事中

世云此篇只
是義利二字

是義利二字
人石為利次之

鳥名之求士百
義後求視詞

首二祝言義
後二祝言戒為

利

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澗穀之間。冬
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
未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一辯。
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馬
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
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
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
農不耕。收財粟。殫士。吾所賦。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

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任焉。其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僂人。而矜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

此篇命意蓋因家士之行。公盡力轉輸朝廷。克成討王。宗之。功不可沒。若虛從史。陰與之通。而位置有體。藏祇論於不覺。送石家士序與贈石家士序不同。序眾人請又不同。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于天下伯樂雖

善知馬安能空其群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

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

謂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

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

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

才于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

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

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

空群云
石生石生
石生石生
石生石生
石生石生

疑奚所詰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

生于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于其

盧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盧無人焉此盧無人焉

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時耳此相與時耳

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庭時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內外無

治不可得也愈縻于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

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于懷耶生既至拜公于軍門其吾以

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于盡取也留守相公

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文字方趣可以互見許雀

石溫三序是也

袁以重清起
李伍猶候拔
二生於數月
之中必公之才
宰相乃置之
况散再將老
為可歎耳

送殷員外使回鵬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

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

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同鵬於唐

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

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

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

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饌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

人適數百里出門憫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

顧婢子語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

唐人惟呼副
相為大夫當
能侯苑今日

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于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此文宜公傑作

送李愿歸盤谷序

此中稍多六朝詩習或公少作。化讓為序歸字送字。渾生狀其其中。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其在外，則樹旗旌，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峻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音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如寵而負恃，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

苑本亦此字

此白中反常情字皆言不悔

世得云窮居

言其居家之安有

卷之句言其不假

于物以為奉理亂

世為適。又云窮

居十句對廟堂在

外有卷二句對才

暖三句有樂三句

對曲着九句車服

不維五句對弓矢

狴狴等句理亂不

知三句對利澤聲

名點涉對進退百

官刑賞何候三句

字其居之卑越起

二句言其刑之苦

微言其名之敗弱

刑言其身之危。

又云一說字數以名

言無憂以身之

不維不加則無憂

不問不知則無毀

何侯四句對窮

居十句安職則

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招品二言不足考其所涉之意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

終日望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

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

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銘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

大丈夫不遇于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

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處海污穢而不

羞觸形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

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

爭子所窺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

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

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

生以徜徉

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

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

生以徜徉

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

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

生以徜徉

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

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

生以徜徉

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

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

淮古占權
通漢七水
衡有韓灌
必言直者

送陳秀才彤序

讀書以為學。繼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鬪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之。揚湖南門下。頽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言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則何信之有。故吾不徵於陳。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凡吾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

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真文金

真文金

張中丞傳後敘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

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

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爭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

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

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

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于賊遠誠畏死何

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

時外無虻蚋蟻子之援而欲忠者國與主者卑而賊語以國亡

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

湖門的巡
親任在巡上
無忌

真文金

真文金

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而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于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猶不能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上考遠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適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士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

此為印格之所稱而賜其

救遠江淮則祖賦得通可資成中興之業故以天下不公為二臣之功

此得云此為臨渡下賀蘭使記過據家多用此注

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于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于汴徐二府屢道于兩府間親祭于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于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睹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

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
 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
 以刃脅降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未應巡呼雲
 曰南八男兒耳死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
 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
 常在圍中籍大曆中于和州為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
 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士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
 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
 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
 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

左談僅
 的也

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應口誦無疑
 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
 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
 姓名其後士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
 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
 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
 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于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
 嵩貞元初死于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
 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寬厚二字在
 起忌呼為兄
 叙遠死并見
 年以收在與
 俱守死李世
 結語本曾
 子問老聃云
 矣

李白殿十一贈栗園研
詩酒染中山毫光輝吳
門練

類聚載廣

志云漢諸郡

獻免直家書

鴻都門題惟

趙國高家中用

博物志云
蒙恬造筆

此中山是宣州地
名正楚地孫大
雅贈筆生張
蒙序云昌黎韓
子傳毛穎為中
山人中山非楚乃
唐宣州中山也宣
州自來多擅名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於土養萬物有功因封

於卯地死為十二郎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

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魏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

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而不仕云居

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巢而

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

楚名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

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

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



筆林說苑卷之解姑備異國

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
 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
 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
 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
 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于當代之務官府簿書
 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
 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
 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講亦時往累
 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
 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

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階上名
 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恠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
 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
 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
 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
 處中國彝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
 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
 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于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
 山之豪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

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參同契云：長子從父體，母之北基消息，應鍾律并降，應斗樞言出為其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軋體成威滿甲，東方蟾蜍占兔魄。日月無雙，明蟾蜍眠卦，節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去，轉受統其卒，見平明，辰直於丙南，下經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中山之云，蓋當東北也。

又云：晦明之間，合符行中，渾沌鴻濛，北牡相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而藏，始乎東北，其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明，潛潭見象，散清光，昂畢之上，震出為徵，陽氣造端，初九潛龍陽以三立，陰以八通，言震動，日先行九二見龍，和平有明，三五德就，軋體乃成，九三陽虧折神，符威長漸，半終還其初，其繼其統，固濟操持，九或躍進，進道危，艮生止，進不得踰時，二十日典守，經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五坤承，結括終始，蘊養眾子，世為類母，上九亢龍，戰德于野，用九翩為道規，矩陽發已訖，則湧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

坊者王承福傳

借題祖刺學楊朱一段，正行文，愛感不測，家腐生則以為非昌黎不能表之大道矣。

坊之為技，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紿而盡問之。

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

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鏹衣食，餘三十年。

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

下其坊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

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

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

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

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急其事，必有天殃。故

李得云：賦伏下，易為坊，伏下字。世為農夫，九句賤字，連而起，下任有大小，云舍于主人，字勢字，連而起，下食焉，忘其事，之有餘，向下文，善字，照空字，即是年，產子，乘不照，應，照應。

任有小大，高舍賤食焉，忘其事，高

舍勞易能言
功是賤無愧
心安是勞易
強者切是勞
用力使於人是
賤

後於中則也
矣此一為文章
錯綜不直

此一段是祖考
世之人本不足
以高妻子而
智小孫大明
殃禍皆所自
及也

此亦近其名
其詞如擒賊
縱也

以表其身
務其其身由
務其其自
務其所存

吾不敢一日捨鎧以嬉夫鎧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
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
者使于人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
焉又點此句說來妙絕嘻吾操鎧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
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
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
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強心以
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
可而強為之者耶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耶抑豐悴有
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

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

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

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由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

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

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多過其為

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朱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

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

其心以為人乎哉雖災其賢於世之患不得而患失之者以濟

其生之欲貪邪而古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

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前在兩段

章之少

其其其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
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
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
騎而驕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
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
胄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胄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
休者二人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
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
十有一人搃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

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盃簞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昆名各蓮
社園本此
主焉

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人工之所能運思蓋藂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題固記其名文是當行家
得得其前載之法雖多
儀論仍不得記事體

燕喜亭記

朱子喜此文及許國公神道碑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

于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

石而清泉激輦糞壤壤蟠榴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天作然成丘陷

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

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

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于古而顯于今有竢之道

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

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

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

此亦教致特自
古意非必以此世
得云皆伏有弘中
之拉竟此評流佳
肯後潤鏈分明又
既字乃美或德
之形容正德揚日
此段其非行在明矣

頌字小衍... 朝則其燕喜者

燕喜之... 于連也曰項者福

前中自耶而... 是考時極樂

結教語... 是考時極樂

為斯志... 也按部

極去... 其派失非一日既

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

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于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曰吾

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于其側者相接也

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

秩而來次其道塗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端臨漢水升峴首

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柳踰

嶺猿狄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于山水歛聞而

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旦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

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

儀于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前年... 玩世極矣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

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

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

丞涉筆占位署惟謹且吏問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漫

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諛數慢必曰丞至以相

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畜其有泓

涇演迤曰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

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

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予

有簡考詩
人之意

不負丞而丞負予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
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楸與瓦墁治壁皆不得施用者也悉書前任人
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漲以不向一季以結洪宕循除
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曰哦其間有閣者輒對曰余方有公
事子始去

清室而起
便是新修
後是修
著述

○新修滕王閣記切新修切王公切袁州刺史作記 志者之大意自是起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絕

特之稱及得三王并謝合外中世甚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

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

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

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

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

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

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

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

蓋之必隨故于
不得造觀中
點出都化煙雲
了無迹矣此
老矣此心胸

前後以此因
鏢中間又一
提醒

前人句映
常所盼
害甚

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元數口
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
于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
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
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
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寶書在壁今三十
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
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
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
乃功公以眾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以既未得造

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
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
之

此文自習之後作家無不獲麟解

獲麟解

李世得云以知其為麟則婦人小子皆知其祥不知其為麟則必聖人死後

麟之為靈昭昭也

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

此知字知其祥不是用祥不祥指換是用知不知指換百家之書雖

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

此知字知其祥不是用祥不祥指換是用知不知指換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

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

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

知則其為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

也聖人者必知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

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也

後子刑本而意首作四為居是曲打字化第千

知其非不祥者由非知其為麟是二麟字感一知字

麟字合第一
靈字合第一
女祥字
合下按不可

祭大湖神文

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暇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曰稻既
 穞矣而雨不得熟以獲矣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
 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而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
 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
 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而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
 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黠蠶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
 給得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
 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
 尚饗

鱷魚文

新舊傳皆載公此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

溪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澤網

繩擗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

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彝楚越况潮嶺

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

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

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

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

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溪潭據處食民畜熊豕

考瑞先投破必至可合

用其前意

表其更

領天子下

古者貓布之類

皆有迎祭而除

治崇歎盡龜龜

後古官不以爲物

而不教且制也

公斯舉以於古

義矣詞旨之妙

而深以未未

誥於三氣

悚懾百靈

世云徒之於海
海產鱷而止
史曰南徙之鯉魚
猶莫知言曰
吾知能刺史
若民物官居
物若余強
夫在網能揭

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孫子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驚
弱亦安肯鯉魚低首下心喻以理：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
且承天子命而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鯉魚辯鯉魚有知其
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蟇之細無不容歸
以生以食鯉魚朝夕發而夕至也今與鯉魚約盡三日其率醜
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
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遂居遂塔後下三五中者千居是終不肯
然則是鯉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
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為民物害者皆可殺
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鯉魚從事必盡殺乃止

其無悔



明水賦

觀日時柳白集
中而載及前後
揚唇法賦乃見
辨公此作格越約
程六刻能書時

用禮注明水以
考元酒既云禁
毫五濟以明水
配三酒以元酒
配元酒并水也
元酒之明水別
而云明水者
元酒者對舉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必主忠敬崇吉蠲不貴其豐乃或薦之

以水不可不黷斯用致之於天其事信美其義惟信信月實水

精故求其本也明為君德因取以名焉于是命烜氏候清夜或

將祀圓丘于佺冬或將祭方澤于朱夏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

而陰靈潛下視而不見謂合道于希夷挹之則盈方同功于造

化應于有生于無形象未分徒騁離婁之目光華暗至如還合

浦之珠既齊芳于酒醴詎比賤于潢汚明德惟馨佺功不宰于

以表誠潔于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為如得其宜明

水之薦斯在不引而自致不行而自善至雖辭麴蘖之名實處樽



則異教文通
之元酒是心神
運云元酒存
之元酒存
水也

二款從之使
集公文必者
隨手之度也
宋賦西每款
十而別拙

此言功業必
乘勢而後立
考亦法也

石而云
石後

壘之器降于圓魄殊匪金莖之露出自方諸乍似鮫人之淚將
以贊于陰德配夫陽燧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鬼影騰
精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行盈霏然而象的爾而呈始漢
而霜積漸微而浪生豈不以德協于坎同類則感形藏在
空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理不謬虎嘯于谷之義可崇足以驗
聖賢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竊比太羹之遺味幸希薦于廟中

月神注既云鑑鏡取水者世謂之方諸淮南子曰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
高誘注云方諸海中大蛤也
註石也

龍說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于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
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
龍之所龍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
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
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視佛小宮於尤奇

馬說

此字士得如已
者伸在上者
無所辭其責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
 名馬，祇辱于奴隸人之手，駢死于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
 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
 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
 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
 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
 真不知馬也。
不考其任不
盡其用，故
於不知人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歛其遺服櫛珥鞶帨于篋月旦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邪吾師云人死則為鬼且復為人隨所積善惡受報環復不窮也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親戚如能相為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為是既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于是悉出其遺服櫛珥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

洋武孝夫
人財不也

哲。分。即。存。下。寧。兮。耳。言。忽。不。見。兮。不。聞。葬。誰。窮。兮。本。源。圖。西。
佛。子。道。子。勲。以。妄。塞。悲。兮。慰。新。魂。嗚。呼。柰。何。兮。弔。以。茲。文。

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
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
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
為灰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失鹿得敗一士而可
王何五百人之擾人不予其命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鏃豈所寶之非賢抑
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人不予其命苟余行之不迷
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臨陳辭而薦
酒魂髮鬢而來享

祭十二郎文

杜拾遺誌其姑萬年縣君之墓銘而不款蓋情至無公文用其例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
 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
 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
 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
 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
 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猶小當不復記憶亦
 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
 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
 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

吾時雖能記憶

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年少。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五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余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非其真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

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曰。比得軟脚病。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有

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乳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于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沒，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沒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而行，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歿。

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祭房君文

維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于五官蜀客
 之樞前。嗚呼。君迺至于此。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
 妻子為念。嗚呼。君其聞能。吾此言否。尚饗。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

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

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

凡物之生不願為材謂是則世不為犧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葉天脫馬羈

玉佩瓊瑤大放厥辭富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愈偉

不善為斷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

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

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

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

嗟子厚只以其文法卷六此意也此文明云此我知子矣

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墜。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前。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

遣某乙

謹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

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君德渾剛。標高揭已。

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慙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亡挾自恃。

待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龜

孫。君飄臨武。山林之宰。歲弊寒克。雪虛風號。顛于馬下。我泗君

咷。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舐頂交趾。洞庭漫汗。粘天無

壁。風濤相砥。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

沉。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予唱君和。百篇在

此數日乃即
又改題之由

此教賤南道達
唱和任宿之情

占功曹唱和
見於卷中

唐碑寅卯之
寅通作寅蓋
通用字也

寅字似卯字
謝

此敘從日歷以法
及據職之勞厚

此叙敘後占前段不
同南道悲懼童移

此元真所以挂
冠也

此叙微還教年
中誰合不常直

五長別

此主叙張政績
辛以題語而
能所謂之標
揭已婉安定
悼也

此又自敘不待
笑送張之由跡
洋傷悼以終前
文藉合不時之
憾

嗟君止于縣。我又南逾。把觥相飲。後期有亡。期宿界上。一又相
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予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
處。亡敢驚。迎以我驢。去君云。是物不駮于乘。虎取而逞。來寅其
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予出嶺中。君埃州
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柳州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選無
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吼。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遣觀南
嶽。雲壁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鈎。登大船。怒頰豕
狗。齧盤炙。酒羣奴。餘咳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
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
首。兩都相望。于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

然生闕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權臣不受。南昌是
翰。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澧浦。為人受瘡。還家東都。起令河
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為
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莫不親
學。不撫其子。葬不送塋。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
中。愛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感。不予
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用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

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
 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益
 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
 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恠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
 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
 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
 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群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
 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
 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

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
 弛擢夫奏功雲陰解駸日光穿滿漏波伏不與省牲之夕載賜
 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視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
 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
 尊潔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祇恠愴愴畢出蛇
 蛇地來享飲食闔廟旋艦祥飈送驅旗燻旄麾飛揚旆藹鏡鼓
 嘲轟高管噉課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
 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
 祀歸又度廟宮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
 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始

淨碑

作掉

作祝

作廣

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
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
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
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
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
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
無失時刑德並流地方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
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
乃作詩曰

地方
碑作
方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於旁帝命南伯夷惰不躬正自今公

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在官神人致喜
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
匪我私公神人俱依

南海神廣利王廟碑

使特節袁州諸軍事袁州刺史韓愈撰

使特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

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

刻字人李絳

此碑今尚有楠木因板一過惟地方作方地為是

真徐徑王碑皆以宿形
至其高下輕重不失銖黍

處州孔子廟碑

公史皆根據經籍而議論仍未嘗惑前人陳言故下筆必重
就百文皆至以下未易言也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然

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左。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

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

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

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得德。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

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

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與。郡邑皆

有孔子廟。或不能脩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

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

不屋而壇
謂句龍
弃石像
主廟皆祭
於壇非謂
廟屋蓋於
壇也
從不位不起
一波瀾後半用
視

拓魂云像
後者其
未已久夫不
此於佛教
也

廟又令工改為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其後大儒公
羊左丘明孟軻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
數十人皆圖之辟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講堂教之行
禮肄習其中置木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
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
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所庠下神不以字生師所處亦窘寒暑
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
群聖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
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事師于恒乃陰與寇連夸

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璫即誘而縛

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牙門都將烏公重龍當軍門叱曰天

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于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如京師

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

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

其以廟享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

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于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

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嶺領府

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烏氏著于春秋。譜于世。本列于
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秦有獲為大官。其後
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葬狄。為君長。唐初。察
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
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玘。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
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
尚書管平盧。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干。渤海
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墜原
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
千萬餘。黑水使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

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
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
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
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于其
地。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
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墟。數備禮登。以有宗廟。
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
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為艱為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
四方其平。士有^造怠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
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李零雜無成
片文章又不可
提一節為錄
李若猶煇煉
其句使古不刊
和即爛母籍
年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衮四代而至冀公冀
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聞開元受賜更名書於太史治行
靈州終功南邦享有丕祉紹開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冀國公
薨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諱應字從衆冀公之嫡子用大臣子
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選刺虔州割餘雩都作縣安遠以利
人屬鑿敗灘石以平贛梗陶甕而城罷人屢築詔嗣冀封又如
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遂臨于溫築隄樂成橫陽界中二邑得
上田除水害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刺

唐文錄

昔年而後土也或存作若非

廬州。又甃其城。人不歲苦。入為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
 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進封
 襄陽郡王。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餼人。蜀闖誅。行軍千五
 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聞。置鄉兵萬二千。人錡反。命將期以卒
 救湖常。坐牢江東心。錡以無助。敗縛。作響山亭。營軍左右。權丞
 相善之。鑿其說響山石。居宣五年。以疾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
 十萬餘。府得錢千者八十萬。公之為州。逢水旱。喜賤出。與人歲
 熟。以其得收。常有贏利。故在。所人不病饑。而官府蓄積。元和六
 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即其處拜左散騎常侍。以其祿居
 其歲。九月望。薨於東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明年葬京兆萬年

少陵原夫人。榮陽鄭氏。附既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謀。
 曰。宜有刻也。告於叔父御史大夫。廊坊丹延。觀察使恕。因其族。

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

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啓慶自躬。于虔洎溫。厥緒既作。
 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下完上實。師於其鄉。鄰寇逼屈。

別出言義

營居響山。墻屋脩施。褒功刻表。丞相之辭。受代而家。敘䟽及邇。
 病不能廷。食祿卒齒。凡代大家。維難其保。既顯既願。戒於終咎。
 伊我襄陽。克慎以有。延畀後承。莫不率守。有墓于原。維樹在經。
 以告無期。博士是銘。

平淮西碑

天祖起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
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

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藥

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稂莠不薶相

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群

臣朝方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

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群臣震懼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

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

檀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子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

因平淮西而盡
舉當時武功
所以昭示天下節
將使知所敬言以
尊朝廷也

當時蓋其有
新蓋自此教

諸將愛
教

命諸將相前
後三四年事
魏而叙之規
權為多勿命
體

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附和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信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惟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慙汝帥

使相都統監
軍一軍教

晉以前中丞
視師後以使
相招討故作
兩番使教

詞命精采
控部

上總教四年
戰功控部

北昭也魏
定志者不
其城也

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維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聞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禱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

至此才注日月
別前數年後
澤之也後美兩
謂微而顯者也
於邦

益用命。元濟盡并其眾。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想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
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
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人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
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
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
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
書。領蔡任。既還奏。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
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從河北說則
河南敘後說
原委分明以
下魏將言義
及奔走倍未
善語亦一有
相矣

賜得者也
恭順而附
起者願從
強治者只
立而不可救
也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逞在玄宗。崇極而圯。
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其兵。
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
百吏怠官。事忘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
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
提兵叫謹。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
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
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
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備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
既剪凌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勸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

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

頌頌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

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

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繪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肝而起左餐右粥

為之擇人以收餘億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

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

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芥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

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序後而方見

此其見天子

之且

若往哺賜布

下印接為三摺

人蜀復恨其直

妙在重對

此其見天子

威

聲勢相倚

前遂連奸鄰

四夷早未況

河北內地本

淮蔡為亂東上歸美君相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

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既定淮蔡四彝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于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于其鄉閭，及于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于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于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鷄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

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
 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于時而寄于此與若
 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歿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
 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
 而告曰館我于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
 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
 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
 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
 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于朝光顯矣
 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善見兩旗凡
 又亂之有無悅
 惟已與下不來
 相與中派豈可
 泊耶定從蘇
 本嘖下有芳字
 三更頓桂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
 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以
 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兮白石齒兮侯朝出游兮暮來
 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
 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
 杭稔克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
 世

柳子非國語於史蘇之占晉侯之夢嘗斥為誕
謾懔懔其見他文者類如是安得有自剋歿期
要立廟事耶韓公徇愚俗之請著之於碑不
可謂非失辭也歟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于今為陳之太
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為
人魁偉沉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
以為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
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為
宣武軍師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
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
恭敬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
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智勇指付必堪

元佐增其軍

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将皆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

為宋南城將此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

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

今見在人莫如韓錫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

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

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此當時陳許帥曲環死

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嗔之以陳歸汴使教輩在

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

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薈而髮櫛之

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錡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

以六州去歸

唐門分七師而

以八朝為一大師

故得叙胡不氏

鑑乎先提輕手

去少誠事未

考後叙珠劍

得便不平且此

左氏敘事注也

差令人則有男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自亡故有其男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自勇強云也

發邊殺後徒

走少誠也

之兵與地下即接

多地并...
一字不乳下

河我即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
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邊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
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茲於是公為侍中
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
城克之遂進迫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
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
可知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他錦執綺纈又三萬金
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
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
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恒無宿儲至是公私克塞至於露積不垣

又束帶向中折不可一覽不盡

册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
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為冢宰又除河東節度
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
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為之罷朝三日
贈太尉賜之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
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
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蚤肅元蚤死公之
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
宗為主後又皆有果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為已不利卑身
候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

通篇只此意
三得之不意
忘家點綴成
一段伐謀靜態

之功又使人全不
是共燻漏左
文章力不遇也
此

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
孰與高下此亦文藝國家報功之厚淋漓有餘情但破色之工坊于事未嘗有兩增
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克白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

書令治蒲於時弟克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

唐以來莫與為此公之為治嚴不為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

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所在以富公與人

有畛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

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獠將得其人眾乃一喝其人為誰韓姓許公

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字

銘詞六佈
麗絕世

公為臣宗處得地而河沉兩壩盜連為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
公居其間為帝督姦察其嘖呻與其睨眄左顧失視右顧而蹠

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

天施不留其討不遁許公預焉其資何如悠々四方既廣既長

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

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

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

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近見新刻文
章正宗六年
前舊刻正宗
章批注此忘年
妄改

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
丁武丁之子降封子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為權氏楚滅
徙秦而居天水畧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

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

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

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于公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

保諱臯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謚貞孝是實生

公公在相^{項上其相曰權公由未}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

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七歲

權公有文而厚

重無害世功業

故只銘其大略其

詳則公之門生故

吏列其行狀上

史傳也

大匡之印

祇河浮屠

善陳官知貢
舉以明其長
厚非鄉愿之
比而人自無忘
錄所以爲道中
人也

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
及長好樂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
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為
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
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
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
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
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為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為
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為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

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
因善與賢不矜主己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
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
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
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
草奏至天子痾傷為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
哭皆曰善人歿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
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
者于頓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
公將留守東都為上言曰頓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

此天所一幸
以公之

然公為吾行諭之。頓以不憂成。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為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侍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言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丘。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疵。

人所憚為。公勇為之。人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監胡良公墓神道碑

少府監胡公者諱珣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明年八月十四

日葬京兆奉先夫人天水趙氏附焉其子暹迺巡遇述遷造與

公壻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行治歷官壽年為書使

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為公銘刻之墓

碑於潮州刺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於今為宗城

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材徵為麟臺正字父宰臣用進

士卒官平陽冀氏令贈潭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勸學立節槩

非其身加不以衣食凡一試進士二郎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

第樂為儉勤自刻削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為富平尉一府稱其

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為度支使，薦公為監察御史，主餽給。渭橋以東，郡軍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賊平，有司考覈羣吏，多坐貶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鎮鄭滑，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為業，以自給。教授子弟。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遷尚書膳部郎中，改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士生講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服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一莖數穗，閭里歌舞之。考功以聞，遷尚書駕部郎中，數以事犯尚書李巽，時主鹽鐵事，富驕恃勢，以語丞相，由是退公為鳳翔少尹。巽死，遷少大理，改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庭以公年老，能自祇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明年以病卒。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為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謂成德。銘曰：

竭竭胡公，既果以方。挾藝射科，每發如望。人求於人，我已為之。自始至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跡魏軍，遭讒府介。去居陵下，為吏為隱。坊舒之政，于茲有靳。守官駕部，名昇已屈。躋于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恥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公後人，無怠嗣慶。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為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

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博士徵不就居祁縣

因號所居鄉為君子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

朝大王父徭陳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傳

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

之弟某子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

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輩行願為交貞元初射策拜左

拾遺與陽城合過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

鄉為君子
門有遺德

之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
特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
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特恩自得
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為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戶移夔州司
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為參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
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
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為
計度論議直其寃由是出為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
憂服除又為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
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事具聞

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秋
夏賦調自為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爲天下守之最
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為詔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
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
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
長在久外周之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媿宰相以聞遂得觀
察江南西道奏罷權酷錢九千萬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
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絕他
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罷軍之息錢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
公字三年法五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人享於田廬謳謠於

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如古朝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如管子曰。李春伯皆有之。有志其本而泥古陳常。用而迂乖。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韡為華英。不矜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遏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于郎署。騫于禁密。發帝之令。

簡古而蔚。不比于權。以直友寃。敲撼挫捩。竟遭斥奔。久淹於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暘以醒。坦之廠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沫。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實。俾統于洪。道之攸除。姦訛革風。祛蔽于目。釋負于躬。方乎所部。禁絕浮屠。風雨順易。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竣。奄忽滔滔。維德維績。志於斯石。日遠彌高。

○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
絃同為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
終君既喪厥父攜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作五字
句詩敦行孝悌誼諧縱謹卓詭不羈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
之遊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
于鄜州既至表授右衛曹參軍實參幕府事直道正言補益
弘多既去職遂家于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為防禦判
官表授大理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為軍
司馬隴西公以為吳郡之從則賢也署為觀察巡官實掌軍田

鑿澮溝，斬芟茅，為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歛，大歛，三哭焉。于歛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于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妻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嗚呼，君其終有後乎。銘曰：

朝之言嘻，夕之言怡，偕入而出，乘馬馳，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

〇〇〇

〇〇〇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
 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
 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
 司空之後二世為刺史清淵侯由侯至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
 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姑如事其姑
 于其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于民將去官民事
 相率謹諱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懼不敢出州州縣吏由別駕
 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
 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間皆驚相

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翱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塋于丁巳。塋于九月辛酉。寔于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翱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于是乎在。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愈之宗。恐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

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任。皆在江淮間。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

其義以為道。可與夔。臯者侔。故云爾。或曰夔嘗為相。世謂相夔。

四人者。雖處而未任。天下許以為相。故云。大曆初。御史大夫李

栖筠由工部侍郎為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士多避

處江淮間。嘗為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知莫

如取。獨晨。初。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

詩書。與其群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娑嬉遊。未有

捨所為。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

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為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違。君沒。訓子女得母道甚。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文存。季曰。愈能為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銘。請焉。立于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為與古之獲臯者侔。且可以為相。其德不既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于俗。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其進退不既合于義乎。銘如是。可以示于今與後也。與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與。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鄆州洛交令。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為不法君

陰爭先著此由好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拆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

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屢數十坐則與從

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

彼不得為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

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

語其徒曰補此白好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卧東都

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士之宜在

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

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郎誣奏君前在
 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
 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
 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
 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鄉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
 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
 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敏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
 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
 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
 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請君

又詳其始佐前

帥不得已而當此
不審從又為人所
在甚請也

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惟公無分寸私公苟留惟公
 之所欲為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
 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
 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
 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岷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
 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
 母兄^幾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
 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
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
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
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泚見先生將賜之銘
是其死不為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
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
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此而死
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
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

為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為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為銘。

○ ○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契契致。困于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

王適之才必有過人者如柏者
之屬而以不拘小節大冠善其者遂失之於此
壯麗黃之外故即其項事奉
亦其平生大際如此

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踰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

此等略見其名節

此二句見其功業

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閩，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會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部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更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媼，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矣。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媼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若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取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拄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一妻耳猶程之
官人而乃得之則
何事不困於其
資地而不能自
出年考此以見其
窮而謂微而顯
也
點禮即占前
幸不稱矣妙
在仍者潤
不稱之意

怪奇之人困於
地且女嫁官人至
者人所結其情既
可也而而人情性又
道相合日而紀之乃
如跌宕

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

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

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以告興元尹故相餘

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

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

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玠娶裴

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鄴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

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

及其為詩翫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擢擢胃神施鬼設

舊以哭弔絕
白哭弔韓氏
檀弓所謂
哭諸賜氏也
時昌黎居之

言其既初而挂靴
名利故人而微逐
者愛之移如謂是
我而棄以讓入者不
足爭也。此用抹樹以
是塗教之意。至言
從身之方

此部打金
母耳相從
事母貞威
德事

間見層出唯其大概于諱而與世抹擬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
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幾五十
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
來選為溧陽尉迎待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
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于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
節領興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
于闐鄉暴卒疾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舁歸鄠郢皆在江
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
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于古有光賢者
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

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于世次為叔
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執不猗言其
任之難出不
此言其文之
盛也上言貞
下言曜
齊語此相其
質事此注量
也不此蓋不
可量非貧也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鄖

公之子孫世為大官唯公之父政卒雒縣丞贈號州刺史公既

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太師愛之舉明經第選授峽州

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歷校書

郎咸陽尉佐邠寧軍自監察御史為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

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

誠死改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

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都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

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覲官公將行曰吾天子使海外國不足

初讀此似無奇
後觀杜牧之遺

愛碑僅存一印
數乃非其序事

之精贖

惟此碑存
以見國家恆
臣之私

韋文少

卷之五

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即具疏所以為賢命有
 司與其費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
 經畧招討使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化大行詔
 加大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
 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謇然有直名
 遂號為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為東州節度使御史大夫
 公行更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
 議蜀事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拜晉慈隰等州觀察
 防禦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將行上
 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為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

張務政也
 東魏作午後同

便上以為忠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
 河東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入州無事之食者
 以聚其財始教人為瓦屋取材於山名陶工教人陶聚林瓦於
 塲度其費以為估不取贏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償
 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為之貧不能者畀之財載
 食與糲親往勸之為瓦屋萬三千七百為重屋四千七百民無
 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
 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饑為長衢南北夾兩
 營東西七里人去潔汚氣益蘇復作南昌縣徙廐于高地因其
 廢廢倉大屋馬不以連死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既為斗門

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為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畧也。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為不法若干條，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為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辯則受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辯，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辯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答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自校書郎至為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卑，一不易娶。清河崔氏故夾江令諷之女，某官某

之孫，有子曰寘，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恒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陵原，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寘來請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於紫閣，取益以卑，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憮為人矯，為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為難，辯而益明，仇者所歎。碑於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

柳子厚墓誌銘

公名文六於遠
貶之為作故尤
淋漓盡慨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

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武高宗廟朝皇考諱鎮以

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

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子厚

少精敏無不通達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

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有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

傳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

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出我門下

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

韓文公

夏真姿

後傳傑廉悍
議論證據今古
出入經史百子
踔厲風發率常
屈其座人名聲
大振一時皆慕
與之交諸公要
人爭欲出我門
下交口薦譽之
貞元十九年由
藍田尉拜監察
御史順宗即位
拜

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淡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耶三言尚括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俸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名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

羅池廟碑著其有功於斯土可世祀者故詳敘其事誌所重者在文章必特於後區區下所三理特其存事耳故止用三語虛括其名則要也

詳叙柳君劉之厚以愧他

人力不救子厚者

以子厚三人推後修表此記

括括以嚴精神之保

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膽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灰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彘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世時也使子

言子厚砥礪其文章引用以立功業亦貪富怙權不枉子厚心事

上既叙子厚之萬
于用執因反處嘆
歎人之莫為推挽
言子厚之誠有
遇及其終沒之所
後之終窮未以文
為傳世歷死者而
生者之失才益言
可解矣。此是萬言
故子厚見用於時
不規建安文不至
亦不過與事揚之
後爭伯仲而已即有
功業未必數有存
第三人也

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
人必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寤不極雖有出於
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加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
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
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
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
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
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
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涿人
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

復詳此處虛之符
子厚以媿有力者
子前一失或慨之
相配且以海若子
厚之窮也

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維是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後人

子厚已矣不
能伸其志矣
庶幾以福後
人乎此涕惜之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純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口。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與海合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于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于斯術。其可謂至于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

言其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于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其官。祖其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于辭于聲，天得也。在眾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于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窳：久矣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公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

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

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

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

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軍日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

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無侮辱，轢感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

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此土人，上使至

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

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

今宰相牛公
若牛相字
相中成文
那好忌令
固不在此

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于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鸕鷀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子天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于其帥馬僕射。為之選于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寶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輦。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聞。卽自視衣襦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筮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于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于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群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嗚呼。徹也。人世慕顧以行。子揭也。噎暗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坦也。

戊午二月十六日於廩肆見李榕邦先生批奉韓文
假歸臨棧一過榕邦李氏說不過吳條大氏我
門何氏之說居多時余妻病瘵累年至是
氣僅以綉箒鏗夜讀意境不堪憊之此中
孰知余悲也二十三日於數因識



同治戊辰九月扶護 先文端公及先兄文勤之喪由潞
河南還臨清無水乃出陸渡自張秋入舟夏陽惟悴中點讀
一區列以艇載亡妻蘆相望於烟波浩渺間也是月曾微出湖中

同錄記



